

033 紫文行事決

敦煌 S. 4314、S. 6193、P. 2751 寫本，三件原為一卷。結合後，卷首殘缺無標題，卷尾題《紫文行事決》。抄本前半卷內容為《紫文行事決》，後半卷為《九真八道行事決》。其中大字經文約出於東晉，小字注訣疑係南朝顧歡或陶弘景撰。錄文底本據大淵忍爾《敦煌道經圖錄篇》影印件^①。

（前文缺）

〔要法月二日、四日、六日、八日、十日、十四日〕、十六日、十八〔日、廿日、廿二日、廿四日，一月之中十一過〕^②，亦足成仙也。此日之夕，是陰精飛合，三炁盈溢，月水結華，黃神下接之時也。行之一十八年，上清當練魂易魄，映以玉光，乘玄轡景，飛行太空。案此皆用偶日，

至於廿六、廿八，是月數已就周虛，卅者月有大小，是以並不得取。而十二日復不用者，或後當精有虧故耳，亦不可都該冗也。

月符^③。紫微服月精太玄陰符^④。

前服月之法，亦太微所授，而此符云紫微者，當是祝中所云紫微故也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今祝符云紫微黃書，又服月祝云飛仙紫微，如似日月陰陽之用，並各異也。

右月晦夜半，黃書青〔紙〕上，東向服之，先以告月魂也。是時當先服開明靈符也。日朱月黃，即其本位之色也。尔夜但併書兩符，既同一夕，先服日符畢，仍服月符，不□□□□乃書之。月晦夜半，日月俱在東方，月在日道後，故亦向東服也。臨服月符，閉炁，右手執符，心祝曰：月陰像，故用右手，節度依前法。紫微黃書，〔名〕曰太玄，致月華水，養魄和魂，方中嚴事，發自玄關，藏天隱月，五靈夫人，飛光九道，映朗泥丸五韻。祝畢，乃服符。仍用右手卷吞之，亦可十咽炁，存令上入泥丸中。此知日在心，月在泥丸，服芒之義也。凡此二符，皆云先以告日月之魂者，謂明日應服日月，先使我精氣上通，招告二魂，令嚴裝下接耳。既改月異數，故以其晦輒更申勅之也。

拘魂。太微靈書紫文拘三魂之

法：月三日、月十三日^⑤、月廿三日夕，魂既有三，故以月之諸三。而神鬼尚陰，並皆以夕，縱或□□□□□夕，須臥便為之，得於初夕彌好，遂能終夜不寐為佳。若山居無務，自可夕夕為之，不必止此三日也。是此時也，三魂不定，爽靈、浮遊，胎光放形，幽精擾喚。其爽靈、胎光、幽精三君，是三魂之神名也。三魂本在心中，大數三，故有三神，亦是震位，左三右七之義也。其夕皆棄身遊遨，颯逝本室，或為他魂外鬼所見留制；或為魅物所得收錄；或不得還反，離形放質；或犯於外魂，二炁共戰，皆躁競赤子，使為他念，去來无形，心悲意悶也。道士皆當拘而留之，使無遊逸矣。魂曰拘，魄曰制，於義為善。而飛步祝反云拘魄制魂，五辰祝亦尔，不審真人作法何以不同。凡有如此處，吾自誓得道後，必欲上請，皆刊正之。魂自是善神，正患其棄身他逝，與耶物相觸，則為傷亂，又不對黃老，侍大君，故使內外越善。今人有時精爽恍惚，若有所喪，或氣色沉憤，起居迷罔，此皆魂逝未反，動經旬日，然後方還。若因此遂亡，則身亦仍病，而致於□□。

拘留之法，當安眠向上，下枕申足，交手心上，制魄云去枕，此云下者，當不都除，但下之，令高二寸許，平身也。初卧當先存洞房

事，都竟，又存三宮大君，畢乃下枕申足，覆兩手相交，正以掩心，左手在上。冥目閉炁三息，

叩齒三通，一閉令如呼吸三過之久，乃徐通之而叩齒。叩齒各三者，是三魂意耳。存心有赤炁

如鷄子，從內上出於目中，從目中出外，赤炁轉大覆身，下流身體，上至頭頂，魂雖在心而是肝神，故令心炁出眼以延之，存此赤炁如鷄子大，晃晃然從心升出□□□□內孔

上至左目中，乃出外漸漸而大，遂通覆身上，兩邊至席，狀如衾被，兼以蒙頭，混混親身，唯不須繞度背下耳。變而成火，因以燒身，使匝一身，

令內外洞徹，有如燃炭之狀。都畢。

其時當覺體中小熱，存向覆身赤炁忽俱變成火，因合燒身，初猶炎焰，良久皆成炭，骨肉五藏一時炯炯，見三魂亦同赤，然此時存我猶生，但身赤耳。初先想使熱，末乃當真覺之。乃又叩齒三通，畢，存呼三魂名，當存爽靈在玄闕侍大君，

守七魄；胎光在洞房中對黃老，侍赤子，守泥丸；幽精在心中受節度，乃呼名。呼名時，亦各當其所存存呼之。爽靈、胎光、幽精，三神急住，

因微祝曰：太微玄宮，中黃始青，內練三魂，胎光安寧，神寶玉室，與我俱生，不得妄動，鑿者太靈，若欲飛行，唯得詣太極上清，若欲飢渴，唯得飲徊水玉

精六十四字。都畢也。因忽然忘身良久，乃更

復餘存想也。魂化□□□□遊行，魄止云飢渴，聽出走也。徊水月黃等，皆是琅玕丹所變化者，此物非魂魄所能得，故以此誓之。

制魄。太微靈書紫文制七魄之

法：月朔、月望、月晦夕，此三日並月中之要會，諸鬼司行遊縱逸之日也。月望依曆算取之，或十五、十六。魄既凶躁，彌宜恒制，自可夕夕爲之。

是此時也，七魄流蕩，游走穢濁，或交通血食，往鬼來魅；或與死尸共相關入；或淫惑赤子，聚奸伐宅；或言人之罪，詣三官河伯；或變爲魍魎，使人

厭〔魅〕；或將鬼入身，呼耶煞質。諸殘病生人，皆魄之罪；樂人之死，皆魄之性；欲人之敗，皆魄之疾。皆爲向鬼恒欲使人死，輒得放逸天地，遊走冢墓，歆享禋祭，注犯子裔。故令人華想紛雜，生死混濁，或交通淫濁，或接對飲食，及遊踐非所，驚懼糾執，諸如此事，詭變非一，致令精神離錯，念慮擾怖，患禍潛構，灾疾突起，此皆魄之爲害，彌宜檢制。道士當制而

勵之，謂祝不得妄動也。練而變之，謂素炁九迴也。御而正之，謂和柔相安也。攝而威之。謂天狩守門也。其第一魄名尸苟，

第二魄名伏矢，第三魄名雀陰，第四魄名吞賊，第五魄名非毒，第六魄名除

穢，第七魄名臭肺。此皆七魄之陰名也，身中之濁鬼也。此□□□穢，皆是惡目。其數七者，魄常居肺，肺金神也，故能煞伐。魂

雖常願生，而是木神，所以每爲魄所遏，轉其宅在心中，微有火以制之。故人生作惡事恒居多，若□□□□若守三宮八景，則此七鬼自然弭伏矣。

制檢之法，當正卧，去枕申足，兩

手掌心掩兩耳，令指端相接，交於項中，此亦先修存竟，乃正卧，都去枕，交手枕之，使掌心掩耳，指端交於腦戶下也。申足覆蹠向席後，仍以蹈龜蛇也。閉息七過，叩齒七通，此猶是閉七息也。此前不云冥目者，以後應存青龍在目中，雖然亦應小臨之。存鼻端有白炁如小

豆，須臾漸大，以冠身九重，下至兩足，上至頭上。此亦應先存白炁分□□從脚中，上

出喉，由鼻門右孔出在鼻頭，光朗照耀，重重漸生，從外爲始，通冠一身，周度背下九重，數畢鼻端乃盡。魂云覆身，故須蓋上，此云冠身，所以應周匝。

今用肺中白炁而出鼻頭，即是其本宮家事。一小豆无容從鼻兩孔出，五神存素明令從右孔出，故可以爲準。而赤炁出目亦不應頓兩，是以令從左眼也

如此輩事，皆經中書不盡言處，並應以意裁，不可率爾而作也。既畢，於是白炁忽又變成天

狩，使兩青龍在〔兩〕目中，身既在九重之裏，今炁變應先從內化，當令內二炁歛激聚兩目，從左始，各變爲青龍，身在目瞳之內，並出頭向面外。

形各長九寸。兩白虎在兩鼻孔中，皆向外；次二炁激聚鼻兩孔，亦從左始，各變為白虎，身在孔內，頭上迴向外，形各長七寸。此龍虎身雖小促，而令形體宛具，獠牙爪，奮麟角，使厥然可畏。朱鳥在心上，向人口；次一炁激聚心上，變為朱鳥，以足正蹈心，舒翼覆兩脅，張喙臨注我口上，至於唇齒，想其形頭尾合長三尺。倉龜在左足下，靈蛇在右足下。次二炁激（聚）兩足下，左變為倉龜，徑五寸，右變為靈蛇，亦倉色，長五尺。並覆在席上，蛇形蟠屈，身尾繞龜，還申頭相□□□□，足心各蹈其背上，怡怡然也。此四靈形狀，即如今人所畫者，唯龜蛇小異，不正相纏繞如玄武耳。兩耳中有玉女，著玄錦衣，當耳門，兩手各把火光。餘外二炁又貫手掌，激耳門，亦從左始，各變為玉女，長五寸，並著倉玄錦披裳，飛雲髻，兩手各把火光，合四火也。在我掌手內，當耳門，向前坐。此即是耳神驕女、雲儀也。如是白炁都盡，通更存七狩二女，一時皆令具在。良久，都畢，又咽液七過，叩齒七通，呼七魄名。叩咽各七，即是七魄竟，猶有咽唾者，以魄性好煞，故以和之耳。此直云呼不云存者，謂七魄共在一處，不如三魂分張，應須存耳。亦應仿佛存其七形相隨，在脾中命門右邊列立，為第一魂爽靈所守制不得動，乃呼曰：尸苟、伏尸、雀陰、吞賊、非毒、除穢、臭肺。諸呼名字者皆三過，而此魂魄獨正尔者，當以其並是我身之神鬼，即御得其道，則易致召

服，不假三呼也。畢，乃微祝曰：素炁九回，制魄耶凶，天狩守門，驕女執關，練魄和柔，與我相安，不得妄動，看察形源，若汝飢渴，聽飲月黃日丹卅二字。都畢也。因忽然忘身良久，乃更為餘事。於是七魄內閉，相守受制。若恒行之，則魄濁下消，反善合形，上和三宮，與元合靈。此云恒行，當謂朔望晦不虧也，夕夕為之彌佳耳。魄既損消，濁練為善，神與三宮和合，承受節度，則不復欲人死逝矣。

人一身有三元宮神，命門有玄關

大君及三魂之神，合七神，皆在形中，欲令人長生，仁慈大吉之君也。此七神，

道俗賢愚皆恒有之，其神清真瑩潔則才高秀，若鄙濁昏闇則質行陋拙耳，並居身則无疾，互遊逝則致病，既各各衰逸則大神亦去，是故死矣。其七魄亦受生於一身，而與身為攻伐之賊，故當制之。道士徒知求仙之方，而不知制魄之道，亦不免於徒勞。魂魄雖俱受生於父母，而魄稟炁陰濁，陰濁鍾耶穢，恒與尸蟲合勢，每欲陷人於非所。夫善惡理對，生煞事諧，此自然之常法也。凡諸經中，如三奔、七元，乃有妙絕高事，而莫有說魂魄之名字者，唯今乃得識耳。此二神常在身中，庸人皆知有此，巫覡之徒亦頗觀形像。至於名字，實古今幽顯所秘，世莫能得傳，若有見

者，深共隱秘也。人中品經目，有五行秘符呼魂召魄列紀，云服五行以呼魂，如此別當復須符也。經既未行，正當且勸斯法，但復思一條。今魂魄既出自身爽，不知其體服何若，不即如我之容飾，便應各依其本宮之色像，至於長短大小，各隨存用之宜，此又最須先明。巫氏所見，止有一人，未必真是也。

三一。三元宮所在：其上元宮，

泥丸中也，其神赤子，字元先，一名帝卿；中元宮，絳房中心是也，其神真人，字子丹，一名光堅；下元丹田宮，齊下三寸也，其神嬰兒，字元陽子，一名谷玄。此三一之神矣。此三宮所在，猶三一經所詔官府耳。但名字離合不同者，以此法高妙，相混一體，故不復須其對坐相扶，尊卑兩位。既云七神，明其必各二矣。所謂金闕帝君真書之首篇者，蓋此章乎。欲拘制魂魄時，皆先陰呼其名，存三神皆玉色金光，有嬰孩之貌，中上二元並衣赤，下元衣黃，頭如嬰兒始生之狀也。存三魂質色如玉而光曜若金，其餘容服皆如三一經法，但省住不言想其把執諸物耳。凡服色形具，乃各心呼曰：上元泥丸宮赤子，字元先，一名帝卿。次存中元下元，並如之。畢，仍存玄關竟，方乃拘制耳。行道服炁時，亦存呼名字。凡有所修存，吐納之始，並如之。若行服炁之道，又應先呼此法，乃得存修大君之事耳。

大君。命門，齊也。自齊至後三寸，皆

可謂命門，猶如頭中皆呼之爲泥丸耳。却入三寸正是命門下一所居也。玄闕是始生胞腸之通路也。人生皆以齊繫胞，猶如胞腸繫帶，既生以後，自然隕落，爲元炁之本也。始其中有生宮，

宮內有大君，名桃孩，字合延，著朱衣，巾紫容冠，坐〔當〕命門。此玄闕生宮，即是

入齊一寸明堂宮也。方一寸，有三老君居之，大君處其左。今存時亦小小近左邊，貌如嬰兒玉色，上下朱衣，帶紫芙蓉冠，右手執皇象符，向外坐，既對命門之前，故云坐當命門。涓子云：明堂三老君

宮，肺共館脾，旦朝肺而還脾，□□右也。左右都請之耳。此正在脾外□□也。其三魂神侍側焉。我三魂神雖恒侍大君，至此條法，亦各各分

張。向思洞房中原有第二魂，合則不容，便還此，當止是第二爽靈耳。然存想三魂歡悅不恒，一離一合，在其所念。今者猶當悉存三魂並立於大君之左邊，兼令守七魄也。大君恒手執天皇象符，

以合注元炁，補胎反胎。此神既胞元之始，精炁所宗，故恒執此符，以相引注，使津液流通，補腦益髓者也。暮卧，先閉炁廿四息，乃心

祝大神名三通，因咽唾五十過，又三叩齒，存三宮竟，乃閉炁存大君服色及我魂如上，數畢，心呼曰：玄闕生宮大君桃孩字合延。畢，乃徐徐咽唾，存以津注闕□□□□也。微祝曰：胎

靈大神，皇綱天君，手執胞符，首巾紫冠，黃迴赤轉，上精命門，化神反生，六合相因，形骸光澤，玉女妻身五韻。畢。能恒行之十八年，大君將能左激三田，

右御三炁，田化成飛輿，炁化成玄龍，仰役廿四神，俯使魂靈，呼陽官六甲，召陰官六丁，千乘萬騎，白日升天，皆桃君之感致也。道雖小，亦有可觀者焉。明堂三老，此法最高，次則中部《黃庭內經》所

誦是也，右則黃赤內真之法。若修之得理，亦能致仙，而清真不以比德，故爲穢賤之下僚耳。涓子云：合延居左，理真命神，能左激雲輪，右騁飛龍，

仰役廿四神，俯使魂靈，千乘萬騎，呼陽召陰，白日升天，其事之妙，出《靈書紫文上經》也。陽通居右，理陰調陽，和象二儀，迴丹注黃，度應六合，精填五行，亦能使舉體升化，上入太清，此道嶮阻，至人乃行，其事之妙，黃赤內真具陳委密也。靈元居中部

之中央，理胃生肌，和血灌津，消實散堅，凝精形神，百疾滅墜，固魄練魂，耳目聰明，面顏玉鮮，亦能輕舉浮空，晨登太霄也。此即周紫陽載涓子所說明堂三老之事矣。其左君名字，即此經是也。右名桃康，字陽通，中名混康，字靈元，各有所主，輕重不同矣。尋真經諸法，並男女同用，都無偏修者。至於身中諸神，亦同爲男形，冠服不異，唯道一爲分別之主，是上官女神來降成之耳，故獨以顯言也，其餘皆男形耳。此祝云玉女妻身，非言以爲妻妾之妻，祝

云妻者，齊也。謂以玉女與己齊共寢處，猶如玄真之道，玉女下降，與子寢息，豈復女人不得行之耶。龜臺夫人即其本矣。世學多惑此事，故復寄言也。

象符。太微帝君天皇象符。

右天皇象符^①，以付生宮大神桃孩合延，合元上炁，理胞運精。朱書青紙，月旦、月望夜半，北向服之。以左手執符，閉炁，其日夜半起，束帶燒香，北向書符畢，各各前竟，以次查執，更臨目閉炁，存大君，乃祝之。心祝曰：天帝玄書，皇象靈符，以合元炁，運精反胞，萬年嬰孩，飛仙天樞，生宮大神，披丹建朱，首建紫容，與我同謀五韻。畢，乃服，服畢，起再拜。服符時，於所寢床上也。以次一一卷服，各存令至大君之所，乃使左手取執之竟，仍北向存拜太微天帝也。此是迴津注精之法，故欲止在寢處，不須他方靜室。

若道士有行還精之道，徊黃轉赤，朝精灌命，注津溉液，使男女共丹，面生玉澤者，宜知大君之〔名〕要，服象符以不老矣。若在世之日，未絕伉儷之道，猶爲內真之事者，則男女俱應受行修服，不得一人偏用也。若徒行事而不知神名，還精而不服此符，不見其祝說，不測其官府所住者，

雖獲千歲之壽，故自歸尸於太陰，徒積歷紀之生，故應還骨於三官也。此謂徒能精行內真，善解陽通，而不知此左部之秘祝，象符之要法，雖可延齡千百，終不成仙，況乎今人盡不能行，而欲爲之，其自取朽沒，蓋其宜耳。道士暮

卧常存大君，爲祝說之法，朔望服符，次運胎精之益者，如此亦成仙人，可不煩男女還補之術也。夫人生男女陰陽二象，倫對草木昆蟲，亦自然心性。今既孤影林澤，絕

偶深巖，既無復交接之理，兼亦隱書所禁，每至四氣氤氳，何能都無懷春感秋之氣。如此則靈關壅滯，精想凝曠，則耶魅交邁，心事浮動，內使靈池虛泄，外令髮貌衰摧。故宜服符以代迴練之益，存神以運

灌化之道，然後二氣無偏，神和交結。斯實軀身之良方，宇靜之至要矣。然御女以要飛騰，徊

炁以求天仙，嶮戲甚於水火，煞伐速於斧斨，自非灰心抱一之性，殆不以此取喪失者也。中才行之，所謂吞劍而欲

使喉咽不傷，當可得耶。內真之事嶮害如此，唯上才乃能行之，而又復鄙其淺穢。中下士故

自絕言如斯之術，則永爲棄矣。今世俗之徒，皆掘三官之筆耳，可謂嗚呼哀哉。

禁忌。 生宮大神君忌人食生血，忌燒六畜毛，忌燒葫蒜皮葉，及諸薰菜

輩，皆伐亂胎炁，臭傷〔嬰〕神，慎之。凡

薰臭血穢，一切皆避，非唯數條而已。此蓋舉其所至忌者耳。人髮狩角、鳥羽蟲皮，諸如此炁，並身神惡聞，一觸其禁，則靈爽奔越，積年招致，一旦驚亡，豈不嗟乎。

謝過。 學道者至秋分之日，皆存真齋戒，勿念耶惡，心當常願飛仙。此事

蓋學者之常行，豈但秋分一日而已，但此日自彌宜篤耳。古之神人曰：子欲升天慎秋分，罪无大小皆上聞，以罪求仙仙甚難，是

故學道爲心寒。真要言也。此青君說古先得道者之言。天皇〔神〕農之代，雖无灼然推歷，而節氣之會自皆知之，至萱英候月已爲澆矣。若長齋

道士，秋分日中皆謝七祖父母、下及一身罪過，求自改之誓也。其日正中入密室，北向燒香，關啓太上聖君以下諸領教衆真，依數各再拜，乃自陳首謝。狀如五通法，兼自誓不敢復犯

之辭，隨人所言，此亦別有成，唯故不一二矣。自非真正絕世之性，慎於此日謝罪，慎

之。若非高志遠節，心堅氣淳者，便不可都以爲誓。裴傳云：重犯其罪，則不復可解。精若是意，量

必能不復爲者，乃隨事陳謝，但未宜謔言之耳。此日謝過爲要，亦當與五通相似，但不具示其儀法，如爲疏略。裴傳八節，乃支公之說，而既經真人所覽，

理應可用，亦宜參取彼秋分日事而用之也。

存真。 青僮君諱△△，每節日存

之。此諱上一字，當用玉錄音，不如今佛家音也。

節日平旦、日中、夜半，當入室燒香再拜，存注啓祝，以請乞神仙記名青錄之事，隨意所言。日出向日存

修時，依丁卯法彌佳。青君上相，捻領司命，觀校兆民，八節吉慶，故令祈存。此雖載諱，蓋是探出經中

自稱小臣之意耳，不令呼之。今不宜口道，若心自識念，乃无嫌也。

右紫文決，凡十二事。

七、九真八道行事決第七

九真八道，即以其事數爲名也。

沐浴。 八道秘言曰：九真八道乃存修

異法，而俱是黃老所宣，則相輔爲用，故此九真之事，乃爲秘言所書也。欲行九真之法者，長齋清室，行九真之道，一日九過內觀精審，至須專

寂，自非長齋守靜，難得恒修。常以三月三日、五月五日，東流水沐浴。又以甲子日

沐浴，燒香於沐浴左右畢，向王炁再拜。甲子沐浴雖別之於後，是其日例既異，故不同

句，非爲不用東流水也。令用湯水，隨寒暑先早沐，至日中使髮燥仍浴，沐浴亦皆向王，燒香於其所，都畢，乃梳頭，束帶整服，燒香於靜室，隨向王再拜而跪禮也。心祝曰：太上高真，九靈之精，使某飛仙，上登紫庭，沐浴華池，身神

澄清，精通太虛，五藏自生四韻。尋此祝辭判，應是沐浴畢拜祝，所以有畢字。又祝中沐浴俱言，豈得各用耶，若意言燒香畢便拜祝者，今臨沐時自可各燒香，向王再拜，先祝乃沐乃浴，亦無嫌都畢更拜祝也。凡事疑從重，無妨於煩曲矣。

論神。太上曰：夫人生結精積

炁，受胎斂血，所以凝骨吐津，散布流液，忽尔而立，怳尔而成，罔尔而具，脱尔而生，人之寄生託誕，先因精爲端，精既凝結，陰陽之炁積附成胎，於是注血立骨，稍構人形，形既充具，神亦來入，乃能自生。此變化精微，不可以理而求，生生之本，莫復過斯者矣。譬如鳥卵，剖之止一滴之液耳，及其胎胞須臾，遂形羽潛育，此從何處而來，誰所雕匠，正自然而然，造化亦不測所以。凡含炁之品，非唯質形與父母相類，乃性識志意亦皆不異，念此分神注炁，乃至於此。及其長也，或有移情易操者，猶如草木之實植乎異壤，則色味不復同本。此皆鑄染之所由，非源繫之遷革矣。於是乃九神來入，五藏玄生，其形質既具，五藏既立，當生之時，候大神來入，而壽夭吉凶定矣。一神九名，故曰九神也。父母唯知生育之始，不覺神適其間也。父母亦不知此是化所生，而不測神之所以耳。神亦不自識其然，而況於人之也。人體有尊神，其居無常，展轉榮輪，流注元津。此神外來，內結以立一身，非

如三魂七魄，是積靈受炁，生於父母者也。魂魄皆因父母之津，化胞絡以相成也。陽清以成魂，陰濁以結魄，非假外物矣。至於大神，則爲司命之所詮，玄精之所配，昔是破冢之遺爽，今注此胎以成人，所謂先身者是也。今我一身，魂魄是父母之分神，形骨是五行所造作，百神是天靈所營匠，智欲是炁候所浸治。至於壽命生死，貧富貴賤，運分多少，罪福善惡，及輪迴五道，既□□□滅，必是此一大神耳。人人有之而皆不能自知也。尊神

有九名，号曰九真君，分化上下，轉形萬道，子能修之，則出水入火，五藏自生。不滯乎一處，故能遷變多端，既長守不離，則所在恒□，唯盼歸來□□示，所以改化反真耳。長齋隱栖，以存其真。道齋謂之守靜，佛齋謂之耽晨。道靜接手於兩膝，佛晨合手於口前。此蓋明齋之爲義也。接手靜觀則百神自朗，合掌耽念則身相具徹，斯道佛之真致，二齋之正軌。夫佛之爲道，乃道之一法，忘形守神，亦妙之極也。耽晨即今所謂思禪者矣。玉皇留秦，玄精同象，南岳赤君，隨教改服。方諸者之境，奉之者半，三真弟子，兩學相若，此乃術有內外，法有異同，本非華戎之隔，精粗之殊也。而邊國剛疎，故宜用其宏經；中夏柔密，所以遵其淵微耳。

一心。第一真法，平旦太神在心

內，號曰天精君。太神猶大神也。神之始位，

故曰太耳。大神正在洞房，今始變本質，來在心中，故從第一而起也。平旦，平旦隨日之長短，既無定名，是以不得云寅時，而卯時又不被存，則進退就兩時中取之也。所向方面，各依升玄別決，所用月取其義類。接手於兩膝上，閉炁冥目內視，向午方平坐，接手加於兩膝，冥目閉一息，存神吐一炁，凡閉九息，神吐九重炁，畢乃通息，叩咽而祝。吐閉皆使徐微也。後皆如之。存天精君座

在中心，存神上下並朱衣，巾丹精蓮冠，左佩神書，右帶虎文，並如祝中所言也。凡大神九變，形貌並如嬰兒始生之狀，□□□□坐面向外，長短大小無定形也。其所坐之□□□□穴之中，其有不悉空虛者，雖於實中亦得□□□□形仿佛，令不覺有闕也。其藏府所在高下次第，具載廿四神中，不復顯出。又安大神向子時在洞房，丑時不經存，猶應仍留至今，寅時乃忽然入心中，存心時不復思所從來之本處，直尔而見耳。後皆如此。使太神口

出紫炁，以繞心外九重。

紫炁如今紫花色也。以繞心九重者，猶如制魄白炁冠身九重，各各作一重也。初一吐炁，祇令近外，後漸漸以次一吐，輒左右分，通冠之，凡吐九炁得九重乃止。每一重間中亦不相關，唯狀如鷄子內殼，使周員，覺有九重之數耳。見心及神居在炁中，曖曖然也。後皆效此。畢，因叩齒九下，咽唾九過，此八事叩咽並用九過者，同准九重炁也，故不各依其藏之數。祝曰亦當微祝：天精大君，來見心中，身披

朱衣，頭巾丹冠，左佩神書，右帶虎文，口吐紫華，養心凝魂，赤藏自生，得爲飛仙。五韻。畢乃開目。

二骨。第二真法，辰時大神分形盡在骨中，號曰堅玉君。既云分形盡在骨中，則骨皆有一神，不可定數，其形服悉同也。辰時接手兩膝上，閉炁冥目內視，堅玉君入坐一身諸百骨中，此前卯時又不被存，則猶在心中矣。今當向西方存神，上下並白衣，中蓮精白冠，左佩龍書，右帶金真，先在頭骨，乃以次互存，開穿髓節，皆使周遍，骨皆皆有。都畢，更通存一身諸骨髓中，盡覺有神。使口出白炁，吐以繞骨九重。白炁如今白玉色也。存思諸骨，皆使各各吐炁以繞骨外。畢，又通存一身筋骨骨之外，大小隨形，周匝上下，盡有九重。骨形雖有長短，而各隨其節解爲斷，不得通以一身首尾也。畢，因叩齒九下，咽唾九過，祝曰：玉堅大君，來入骨中，身披素衣，頭巾白冠，左佩龍書，右帶金真，口吐白炁，固骨凝筋，白骨不朽，筋亦不泯，百節生華，使我飛仙。五韻，畢乃開目。案前二名皆云堅玉，而此祝云玉堅，或當是誤，然反覆呼此，猶爲一類，今但當依之。又存字作在，亦是誤耳。

三血脈。第三真法，巳時大神分形盡流入諸精血中，號曰元生君。此亦

分軀散景處，皆有形服並同，此止云精血，舉其綱耳。巳時接手兩膝上，閉炁冥目內視，存元生君周遊一身血脉精液之中，血脉精液無的孔穴，故不得言入坐，而云周遊也。向未方存神，上下並黃衣，巾紫容冠，左佩虎錄，右帶龍書。存分形流散，悉入此四處，血精液皆消散流通，唯脉是內中氣血之路，與諸精液雖通津脾，無的官府而最爲有形畔，可得炁繞，故令纏之。使口吐黃炁，以纏孔脉外九重。黃炁如今雌黃色也。氣血精液既皆由脉通，脉處有孔，使諸神各各吐炁以纏其外，枝分縷散，隨其大小，皆令九重，不得如餘處通統共一也。神既各於外吐炁，故不曰繞而獨言纏，此當令炁先纏向內，乃以次作外。脉不如骨節節有限，今當依明堂流注，取十二經並任脉、督脉、脾絡，合十五脉爲始終也。畢，叩齒九下，咽唾九過，祝曰：元生大君，周灌血軀，身披黃衣，頭巾紫芙，左佩虎錄，右帶龍書，口吐黃津，固血填虛，精盈液溢，九靈俱居，使我飛仙，天地同符。五韻，畢乃開目。

四肝。第四真法，午時大神在肝中，號曰青明君。午時接手於兩膝上，閉炁冥目內視，存青明大君入坐肝內，向寅方存神，上下並青衣，巾翠容冠，左佩虎章，右帶龍文。凡五藏唯心內有孔爲大，餘皆細小，入坐

其內，不必各從其輸之孔穴，但貫實而入耳。藏府各有大小，肝肺並大，葉數又多，吐炁皆通令周匝也。使口吐青炁，以繞肝九重。青炁如今空青色也。自後繞藏，亦皆於外而起至內，令數畢。叩齒九下，咽唾九過，祝曰：青明大君，來入我肝，身披青衣，頭巾翠冠，左佩虎章，右帶龍文，口吐青炁，養肝導神，青藏自生，上爲天仙，太一護精，抱魄檢魂。六韻，畢乃開目。

五脾。第五真法，未時大神在脾中，號曰養光君。未時接手於兩膝上，閉炁冥目內視，存養光君入坐脾中，向辰方存神，上下綠衣，巾蓮冠，左佩玉鈴，右帶威神。使口吐綠炁，以繞脾九重。綠炁如今綠青色也。畢，叩齒九下，咽唾九過，祝曰：養光大神，來入脾中，身披綠衣，頭巾蓮冠，左佩玉鈴，右帶威神，口吐綠華，養脾灌魂，黃藏自生，上爲真人。五韻，畢乃開目。

六肺。第六真法，申時大神在肺中，號曰白元君。申時接手於兩膝上，閉炁冥目內視，存白元君入坐肺中，向申方存神，上下龍白衣，巾黃晨華冠，左佩玄書，右帶虎文。左手把皇籍，右手執靈篇。使口吐五

色炁，以繞肺九重。五色謂青赤白黑黃也。使一吐便有五色俱出。畢，叩齒九下，咽唾九過，祝曰：白元大君，來坐肺中，身披龍衣，黃晨華冠，左把皇籍，右執靈篇，左佩玄書，右帶虎文，口吐五炁，理肺和津，白藏自生，飛仙紫門。六韻，畢乃開目。

七腎。第七真法，酉時大神分坐，散形在兩腎中，號曰玄陽君。腎有二枚，神止分爲兩形耳。酉時接手於兩膝上，閉

炁冥目內視，存玄陽君形並入兩腎中，向子方存神，並著紫衣，巾扶晨華冠，左佩龍符，右帶鳳文，各在一腎中相向對坐。此入形字應作分形，是書時謄前例，仍作入字，後脫忘治改耳。使

口吐倉炁，以繞腎九重。倉炁如今望水，作淺碧色也。神神吐炁，各繞一腎。畢，叩齒九下，咽唾九過，祝曰：玄陽大君，入坐腎中，身披紫衣，頭巾扶晨，左佩龍符，右帶鳳文，口吐倉華，灌腎靈根，黑藏自生，身爲飛仙，北登玄闕，遊行天關。六韻，畢乃開目。

八膽。第八真法，戌亥時大神在膽中，號曰合景君。戌亥時，此用闔暮時也。日有短長，故顯兩時，假令長日則用戌時，短日

則用亥時，二月八月則戌亥之間。其前平旦用寅卯之義，亦令如此。真人玄秘，乃能若斯。接手於兩膝上，閉炁冥目內視，存合景君入坐於膽中，向卯方存神，著綠錦衣，巾紫容冠，左佩神光，右帶玉真。使口吐五色炁，繞膽九重。畢，叩齒九下，咽唾九過，祝曰：合景大神，來坐膽中，身披錦衣，頭戴紫冠，左佩神光，右帶玉真，口吐五炁，養膽強魂，和精寶血，理液固身，使我上升，得爲飛仙。六韻，畢乃開目。

九頭。第九真法，子時大神在頭洞房之中，號曰无英君。无英君本洞房之左神也，此又以爲號者，是體合變，復歸於真。其在肺時號白元，亦是洞房之右白元君也，離合雖異，其實一神。子時平坐，接手於兩膝，閉炁冥目內視，此既夜半，恐人卧存，故獨曰平坐，且又以明正神之本位也。當向丑地。存无英君坐在明堂之內，洞房之中，存神上著鳳文披，下著龍文衣，並五色采章，紫領青帶，巾扶晨華冠，左佩玉瑛，右帶虎文，手把金真之精，光明映照，近洞房之左，向外坐。使口吐紫炁，繞頭九重。頭之空內皆爲洞房之城，今神雖居正室，而吐炁通貫九宮，九宮皆相關涉，如三一存想法。其服舌齒，自別在前及下，故各復更繞之。九重畢，又使吐紫

炁，繞兩目內外九重。存吐紫炁從明堂內，使合繞兩目，其外邊九重，出在眼外也。令神在他處吐炁繞彼，猶如前經脉法，使先於內而起，以次出至外耳。舌齒亦同如此也。九重畢，又使吐紫炁，繞舌九重。存吐炁從泥丸宮下穴出入喉，仍貫繞舌本之際，不覺復使有艱闕也。九重畢，又使吐紫炁，繞齒九重。繞舌畢，又更吐，猶從向處下，於舌上出，仍合繞齒上下兩邊，令匝也。獨不繞耳鼻者，耳鼻內穴皆通腦，其繞頭之時已併在炁中，不如眼齒舌各自區域不相關。畢，

凡四九卅六繞炁，使匝也。都畢也。此非共卅六重，謂四處合卅六。說此者，欲以明後叩咽之數耳。若一閉不得卅六息者，可一處九息竟，通之更閉，分作四閉。叩齒卅六下，咽唾卅六過，祝曰：无英大君，三元上神，鎮守洞房，宮在泥丸，黃闕金室，化爲九真，龍衣鳳披，紫翠青緣，手把真精，頭巾華冠，左佩玉瑛，右帶虎文，下坐日月，口吐紫烟，周炁齒舌，朝溉眼唇，出丹入虛，呼魄召魂，凝精堅胎，六合長歡，上登太微，得補真官。十一韻，畢乃開目。

右九真道畢矣，則泥丸鎮塞，目童長全，五藏自生，血脉保津。无英常鎮洞

房，四九之氣纏固頭面之境，又周藏府，繞布骨脉，所以能常保生全也。人之欲亡，先由五藏損澆，血脉枯凝，腦宮空絕，七孔昏蔽，於是目童散潰，精光墜落，神逝氣盡，尔乃死矣。今九真恒來栖衛，向者諸蔽，永不為蔽，何從得自然而隕乎。若翹入太陰，身經三官者，則九真召魄，太一守骸，三元護炁，太上攝魂，骨肉不朽，五藏不隕，能死能生，能陰能陽，出虛入无，天地俱生，是道士精靜營形，感致九真之炁應也。三元飛精以盈虛，太一抱我尸而反質，微乎深哉，微乎深哉！若玄挺緣運，應蹇經三官，或須鍊質改貌，以入太陰者，當其告盡之日，亦不異於世，既殯之後，猶如生人，雖彌歷歲稔，膚骨方新，太上攝其魂，不使躑躅久執；大神召其魄，不聽縱肆為鬼；三官真一愛護其氣，不令斷絕；太一真君領守形骸，不致腐朽，須時運當生，便忽然而立，同與衆神出入无形，不復以棺壙為閼，於是方隨所稟之錄，以詣諸官，皆緣存修此道故也。其五石填生，乃相輔為用，若專服其藥，不行九真，唯五藏能生，而血肉消矣。此存真所致不朽，又異乎尸解之仙。今凡人有埋窆積年，而形質不毀者，或由時月使然，或由金玉在體，皆非神衛之應。又有因關得生者，此止是算紀未訖，大神猶鎮其魂魄，諸神皆已遊散，應活之日，亦更相招引，雖獲平復為人，皆不從修攝所致，不能與神同體，出有入无也。

用炁。閉炁使極炁，吐炁使微妙，

出虛入无，令綿綿不自覺也。九真閉炁無有息數，止是於閉一炁之中，存想事畢，當是其事少故耳。今此復云吐炁使微妙，如似不限閉，但令吐閉不覺以呼吸為異。若止如八真，自可一閉得竟，其第九方須四處周繞，恐脫未得委曲，所以作四閉中存之。凡諸修事无不有閉炁閉息者，至於此卷獨說其法，當以存神吐炁，周行藏府，流轉榮輸，並與人炁相通，故彌宜綿微，不可使驚振喘憊故也。閉炁既則通之，易致奔迸，唯在寬徐，乃得好耳。此法亦並可為諸經節度，非但九真而已。

別日。《九真中經》在人間施行，

亦有口訣，本文似秘不書也，今請言之。此訣出《升玄記》後，應是已分經後，青童君所說，既欲明升玄用日之意，故先言九真也。人間難恒，復不可得暇便修，是以詮其吉日，令有條領耳。

第一真法，當以五月五日、十五日、廿五日、廿七日、廿九日，一月之中

五過行之耳，皆以平旦。心王在火，故專以五月午。

第二真法，當以八月八日、十一日、十四日、十九日、廿三日、廿七日，

一月之中六過行之耳，皆以辰時。骨白金氣，故專以八月酉。

第三真法，當以六月六日、七日、

十七日、十八日、廿五日、廿六日，一月之中六過行之耳，皆以巳時。血脉精液皆稟土氣，故專以六月未。

第四真法，當以正月二日、八日、

十四日、十八日、十九日、廿八日，一月之中六過行之耳，皆以午時。肝王在木，故專以正月寅。

第五真法，當以三月三日、八日、

十三日、廿日、廿六日，一月之中五過為之耳，皆以未時行事也。脾王在土，故專以三月辰。

第六真法，當以七月七日、十一日、十四日、十八日、廿三日、廿五日、

廿八日，一月之中七過行之耳，皆以申時。肺王在金，故專以七月申。此肺金肝木，正取二孟也。

第七真法，當以十一月二日、六日、九日、十三日、十六日、十九日、廿

三日、廿七日，一月之中八過行之耳，皆以申時或酉時。腎王在水，故專用十一月子。此心火腎水，正取二仲也。本經止用酉時，肺已用申，於重非宜。

第八真法，當以二月二日、七日、

九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十九日、廿七

日，一月之中七過行之耳，皆以戌時或亥時。瞻副肝木氣，故專用二月卯。此瞻木骨金，復正取二仲也。

第九真法，當以十二月三日、九日、十七日、十九日、廿六日、廿九日，一月之中六過行之耳，皆以子時夜半也。一年終畢，還歸於本，故以十二月丑。

右行《九真中經》口訣畢矣。此月此日，皆是合真迴順，生氣攝精之時，善可以存思，易致玄感。夫修真家事，乃自可恒行，要月中復有勝日，如紫文服日月，亦選其良妙，以爲人間之法，他日兼以相俾助者耳。

若高栖絕嶺，潛標雲巖，斷人事於內外，割粒食以清腸，接手正心，合乎含晨，皆當日日施行，自如本經。今之所書，蓋人間多事，不得有閑以行之也。論大神一日，自恒運九府，存祝則爲用致益，不存則與衆人無異，猶如三一家耳。今若依此訣者，則一年正過九神，而一神各得數過存祝，去乎日日乃數百倍。比於日月之魂，復大省少。然常修之者，一日之中殆無空隙，所賴事不多耳。長史所云九真至須專靜，亦是訝其繁數。故列記云修九真以彌勤也。行之十四年，亦超浮虛无，能死能生，出水入火，上登上清，五藏生華，

與天相傾。凡生養五藏，運役身神，莫如九真之妙，其餘法爲是枝條兼茂耳。

八道 中央黃老君八道秘言

道有八條，其言高秘。

閉心靜室，寥朗虛真，逸想妙觀，騰濯玄人，苟誠感上會，精悟暉晨。若能

閑淡其心於幽靜之室，遐想高虛，妙觀霞極，誠標通感，注精悟會，於是虛玄可睹，真輝鏡接耳。若乃浮躁滯於中胸，淫競留乎神宅，雖瓊輿降寢，綠蓋儀軒，亦莫之覲矣。亦將得見丹景之炁，三素飛雲，八輿朱輦，紫霞瓊輪，上清浮盼，徊變三元，高皇秉節，靈童攀轅，太素擁蓋，南極臨軒，於是溟光外映，蒙蔚龍顏，象燭太虛，流逸七觀也。夫真靈遊晏，任浪虛舟，陟降欵悅，出有入无，將玄察有志之子，懷道之夫。乃紆光曜采，映蔚綺雲，垂盼太虛，凝輝下視，使悟之者仰燭天崖，親之者遠羨烟末，雖誠言自過，因以飛矜遙會，驟能若斯，將迴龍輶而迎之者矣。子能見之，則白日登辰，不煩復凝霜濯華，玄映金丹也。玄挺高邈，端拱致真，無事營瞻丹石之資，劬勞爐竈之側，雖復琅玕九轉，填生金液，非復所崇矣。

一節朝。一道秘言曰：以八節日

清朝北望，清朝小早，於清旦未明便出伺之。若節日有與戊己同者，清朝時訖，又各隨其日向其方面，餘有一日更復伺之。有紫綠白雲者，其雲如此三色，依次相沓，紫在上也。雲當從下而上飛，或亦橫列，翩翩然也。是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。其時三元君乘八輿之輪，上詣天帝。三元君是太素三元君，女真也。天帝是天帝玉清君也。子候見，當再拜，因陳乞，乞得侍給輪轂之祝矣。見之先再拜長跪，心呼

曰：太素三元君，某甲小兆乞得神仙飛行，侍給八輿之輪，上詣天帝，因爾稽顙。若雲行遲徊，不即消散，當復隨宜所陳，此恐儻忽不得多言耳。其餘日皆效此，各隨所見之真及輿輦所詣處，而改其辭也。**三見元君之輦者，白日升仙。**向曰輿，今言輦，輿猶同類，互言之耳。始既見雲，詳者觀輦，若雖不見輿服之形，猶拜乞如前，但恐止見雲，不必依數併得仙也。凡此諸過數不同者，是真高則見少而易邁，仙劣則親多而難登也。

二節夜。二道秘言曰：以八節日夜半東北望，有玄青黃雲者，是爲太微天帝君乘八景之輿，上詣高上玉皇也。四見天帝之輿者，則白日有龍車見迎而升天也。

三戊辰己巳。三道秘言曰：以甲子上旬戊辰、己巳之日，清旦西北望，後

云是月上旬之甲子也。他甲效此，其戊與己二日並應伺之。清旦小晚清朝，而早於平旦也。有紫青黃雲者，是爲太極真君、真人三素雲也。其時太極真君、太極上真人乘玄景綠輿，上詣此紫宮^①。九見太極輿者，則白日升仙。

四戊寅己卯。四道秘言曰：以甲戌上旬戊寅、己卯之日，清旦東南望，有赤白青雲者，是爲扶桑太帝君三素雲也。其時扶桑公太帝君乘光明八道之輦，上詣太微宮。七見之者，則白日有雲龍見迎而升天也。

五戊子己丑。五道秘言曰：以甲申上旬戊子、己丑之日，清旦正西望，見白赤紫雲者，是爲太素上真白帝君三素雲也。其時太素上真人白帝君乘修條玉輦，上詣玉天玄皇高真也。十四過見之，則白日神仙。

六戊戌己亥。六道秘言曰：甲午上旬戊戌、己亥之日，清旦正南望，有青赤黃雲者，是爲南極上真赤帝君三素雲也。其時南極上真赤帝君此脫乘字也絳琳碧輦，上詣閻風臺。十過見之，

則白日升仙。

七戊申己酉。七道秘言曰：以甲辰上旬戊申、己酉之日，清旦西南望，見綠紫青雲者，是爲上清真人三素雲也。其時上清真人乘玄景八光丹輦，上詣高上天帝君。若四見之者，則太一來迎，白日升辰。

八戊午己未。八道秘言曰：以甲寅上旬戊午、己未之日，清旦東望，有朱碧黃雲者，是爲太虛上真人三素雲也。其此脫時字也太虛上真人乘徘徊玉輦，上詣太微天帝君。十五見之者，則白日升仙。凡此諸真位號品序及所詣之方，亦各有指趣，既非事用，故(不)復詳論。

右八道秘言畢矣。見者當再拜，自陳如上法。皆效前一道之法也。三素雲各自有色，色炁上下相沓積，如所次說也。假令八節日見三元三素雲者，則紫雲在上，綠雲次之，白雲在下，共相沓也。子謹視之。此雖同日三素，而色沓各殊，皆如所言之次。此素者，非白素之素，特是其雲位名耳。故三素元君亦以紫黃白爲號，則此雲是其所因之本也。凡望此諸雲三色及方面，必應恒相部屬，不於彼方而見此雲也，宜謹候之。上旬者，

謂甲子之日，初入月十日之內，有甲子日是也。他日效甲子矣。今甲去戊五日，若入月十得甲，猶是上旬，不論其戊己入中旬也。若入月十日內有戊己，彌佳耳。

他日。非其日非其時，而見此雲者，亦當拜祝，則三倍於其日見也。謂他旬之戊己，或非戊己日，或非八節，或非清旦、夜半。若方面雖不定，猶以雲色爲正，則知其何真，何所遊詣，便依前拜呼陳乞也。既非正登行降盼之日，故所見之數方須積多，乃能致感。假令是三見之限者，則十二過乃得仙耳。

服咽。南岳夫人曰：常以生炁時服炁咽唾，令得百過乃卧，鎮益精髓，腦液流溢也。南真暖經之時，又說此法在後者，謂修九真之道，夜半後宜行之，以和神導液故也。

右九真八道訣，凡廿一事。九真十一事，八道十一事。

紫文行事決

① 本篇錄文前半部分可參見《正統道藏》所收《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》(簡稱《紫文經》)，後半部分可參考《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》(簡稱《九真經》)、《洞真太上飛行羽經九真升玄上記》(簡稱《升玄記》)。原抄本殘損訛脫，字迹模糊處甚多，均盡力擬補。其中部分俗寫

- 異體字，已改作通行繁體字，通假字未改。
- ② 括號中文字係據《紫文經》補。下文同此。
 - ③ 案敦煌抄本每條經文首行欄格之上，皆有頂批條目。今以粗體黑字標識之。下同。
 - ④ ⑤ 案此句下原應有符文，敦煌本缺，可參見《紫文經》。
 - ⑤ 「月十三日」，敦煌本誤作「十月三日」，據《紫文經》改。
 - ⑥ 「天狩」，《紫文經》作「天獸」。下文同。
 - ⑦ 「尸苟」，《紫文經》作「尸狗」。下文同。
 - ⑧ 「右」字敦煌本原誤作「有」，據《紫文經》改。
 - ⑨ 「次」字，《紫文經》作「以」。
 - ⑩ 「內視」二字敦煌本誤作「視內」，據《紫文經》改。
 - ⑪ 「存思」，敦煌本原作「存存」。
 - ⑫ 「繞舌九重」，敦煌本原作「繞九舌重」。
 - ⑬ 「二道」，敦煌本原作「二節」。
 - ⑭ 「紫宮」，敦煌本原作「此宮」。
 - ⑮ 「不」字據前後文義擬補。

(王卡整理)